

【美】欧文·豪 著
陈光远 译

BAI ZHAN TIENG
DE HUANG HUEN

拜占庭的 黄昏

拜占庭的黄昏

〔英〕欧文·肖著
陈兆阳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IRWIN SHAW
EVENING IN BYZANTIUM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拜占庭的黄昏

〔美〕欧文·肖 著

陈兆阳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46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300册

书号：10355·934 定价：2.40元

飞机升入黑色的云柱里时猛烈地颠簸着。西边的闪电一道接一道。用英法两种文字显示的扣紧安全皮带的指示灯仍然亮着。空中服务人员已不供应饮料。发动机的声音似乎也变了调子。旅客们悄然无语。

坐在舷窗旁的一个高个男人，把自己扣紧在座位上，打开一本杂志随即又合上了。雨滴象鬼魂的手指，在树脂玻璃上留下一道道苍白而又透明的水迹。

机舱外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和撕裂东西般的尖响。一个电火球飘进机舱过道，慢得不可思议地滚动着，接着发出闪光擦过了机翼。机身抖颤着，发动机的声音又变了。

就这样坠落下去的话，倒是既舒服又省事。那男人想。

飞机沉稳地冲出雨云团，进入阳光下的天空。一个走过机舱过道的太太嚷道：“我第二次碰上这种倒霉事了，我觉得死神已经把我盯上了。”指示灯熄了。服务人员从过道上推来了饮料车。那男人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和矿泉水，象行家那样品尝着。飞机默然南行，从高空穿过法国的心脏地带。

科雷格冲了个冷水浴，好使自己清醒过来。虽然这并不是酒精性头疼，他却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眼光的移动和大脑的运动同样迟钝。如同以往出现这种情况时一样，他打算戒酒。

他把身子擦干，头发仍滴着水。冰凉的湿发贴着头皮，

倒能减轻点头疼。他裹上一件旅馆的粗糙的白色厚绒布浴袍，走进起居室，掀响电铃呼唤早饭。昨晚喝完最后一杯威士忌上床时，他把衣服随意抛在房子里，餐便服、衬衫和领带都堆在一把椅子上压皱了。酒杯里还残留着半杯威士忌，房里的湿气在杯沿上凝聚起了小水珠。旁边还有一瓶威士忌原封未动。

他到门内侧的信箱里取来《晨报》和一札他的秘书从纽约寄来的信件，里面有一封是他的会计师寄来的，还有一封是他的律师寄来的。他也从信封上辨认出另一封是经纪人每月一次的报告。他没拆开就把它丢在桌子上。由于没有市场，他的经纪人的报告里只能有面临苦境的怨尤。而会计师将会陈述正在进行中的和国家对内税收局的交涉的不愉快情形。律师的信则会使他联想到自己妻子。这一切都等一等再说吧。一大早，就让经纪人、会计师、律师以及妻子来侵扰自己的心境，实在太扫兴了。

他浏览着《晨报》的标题。某代理发言人宣称更多的军队已经开进柬埔寨。柬埔寨？哦，是在法国。接下来是一位意大利女演员的照片，她站在英国保守党本部的庭院里的草坪上微笑着。她曾在若干年前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奖。而她现在的微笑却暴露了她并不指望今年再次夺魁。然后是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奥维纳的一张照片，他在一次演说中以法国大多数人的沉默作为论据，向法国人民作出法国并不处于革命边缘的保证。

科雷格把《晨报》抛在地板上，光脚穿过原先为俄罗斯流亡贵族装饰起来的铺着地毯、天花板很高的白色房间，走到外面阳台上。他眺望着前方和克鲁瓦塞那边的地中海。昨天停泊在港湾里的三艘美军攻击型舰艇已在夜里开走了。轻

风揉皱了灰色的海面，激起白色的浪花。海边的青年人把积起沙坪，拿出他们带来的铺垫和遮阳伞，遮阳伞在风中摇动着，很难撑开。浪花接连地扑打着沙滩。一个勇壮的女人在旅馆前面的海水里畅游。比起上次在这儿，风光可大不相同了。科雷格想。

上次在这儿是暮秋，一个从未有印第安人驻足的海滨小阳春^①。只有金色的雾鸢和无声无息凋谢的花朵。他记忆中的夏纳，是那些沿海岸矗立在花园中的粉红和琥珀色的公寓大楼，而眼前这些花哨华丽的建筑物、这些赤黄和浅蓝的悬空阳台，却毁坏了滨海的外观。

有人敲门。

“Cnfneg^②，”他没转身，仍在评判眼前的地中海。没有必要告诉侍者往哪儿安放小餐桌。住了三天，侍者早已熟悉他的脾性。

但当他走回房间，却发现站在那里的不是侍者，而是一位少女。她很小巧，估计只有五尺三四吋高，穿着一件灰色汗衫，显然太长太大。那似乎只能适合篮球队员的尺寸的袖子，挽到那纤细、晒黑了的手腕上。汗衫几乎快要遮没她的膝盖，而且又脏又旧。下面是一条皱巴巴的、褪了色的蓝斜纹布裤子。她穿着凉鞋，未经梳理的直直的棕色长发由于海水和阳光而显得颜色不纯，乱糟糟地纷披在肩头上。她的脸盘窄小，呈三角形，一副大太阳镜给她的脸部添上了一种猫头鹰似的奇特而又迷惑的神气。他看不见她的眼睛。她的一边肩头上挎着一个时髦的、带黄铜扣环的意大利皮包，这和她

① 英文小阳春为*encier surawee*，故有此文。

② 法语，意为“进来”。

本人很不谐调。面对她这幅拉趺相，科雷格不由得确信如果瞅到她的光脚上，就会发现她有些日子没洗澡了。

他把睡袍拢紧了点。它不是为社交场合设计的，因此没有带子。在这一个细微举动上也显示了他的常规礼节。

“我以为是侍者。”科雷格说。

“我急切盼望能和你认识。”姑娘说。她的口音带着十足的美国味。

房间里的紊乱原就惹恼了他，接着又是这姑娘，偏偏在他期待早餐时闯进来，更使他感到厌烦。

“别的人来这儿，都是先在电话里约好的。”他生硬地说。

“我怕如果先在电话里预约，你不会答应和我相见。”她回答。

“那你就应该再打一次。”他提高了声音。“而且现在为什么你不下楼去，把你的名字告诉守门人，让他……”

“可我现在已经在这儿了，”看来她不是那种嘻笑的、总把“噢哟，你是了不起的男子汉，挂在嘴边的姑娘。“我只想和自己预约。我的名字是麦克金诺。盖埃尔·麦克金诺。”

“你是否揣想我认识你？”人们永远不能在另一个地方象在戛纳这样讲话。

“不敢。”她说。

“你是不是老在人们没穿衣服或等候早餐时就闯进他们房间里去了？”他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利的情势下，为掩住见不得人的地方，他把睡袍裹得紧紧的，正在变灰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胸毛赫然在目，房间里又是一团糟。

“我来有目的。”姑娘并不理会他，既没朝前靠近，也没往后退缩，只是站在那儿，光脚趾在凉鞋里蠕动着。

“我也有目的，年轻女士，”他说，此刻他感觉到从头发

上滴下来的水滴正在额头上慢慢向下淌着。“我打算吃早饭、读报、独自静静地为应付一整天的讨厌事作准备。”

“别那么阴郁，科雷格先生，”姑娘说，“想来你也不会有什么永远消除不了的痛苦。你是单独一个人吗？”她大有深意地朝卧室那半开的门望进去。

“亲爱的年轻女士……。”我的声音倒象九十岁的人。他带着激怒想到这个。

“我意思是说我已经注意你三天了，”她辩解似地说，“没见你和别的人一起过。当然，是指任何女性。”她说话时，隔着深色太阳镜的目光在房间里掠了一圈。科雷格觉察到当她瞥见写字台上的稿本时，她一闪的目光中出现了一点别的什么东西。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一个侦探？”

姑娘笑了。“用不着惊慌，”她回答，“我只是个新闻记者。”

“这个季节可没有关于杰西·科雷格的什么新闻，小姐。祝您早上好。”他朝门口走了一步，她并没动弹。

侍者敲了下门，用托盘带进来桔汁、咖啡、克罗依塞^①和烤面包，以及折叠式小桌。

“Bonjour, M'sieur et Dame”^②侍者说，同时朝姑娘飞快地瞟了一眼。科雷格想，法国人的面部表情不见变化，但媚眼已送出去了。他注意到姑娘的神态：她作了点努力才克制住自己，没去嗔骂侍者的自作多情。

“我意（以）为只由（有）一个银（人）用早餐，”侍者

① 一种月牙状的含有牛油的面包。

② 法语，意为“早上好，先生和太太”。

说。

“实际上也只有一个人的早餐。”科雷格似乎并非在回答。

“你干吗不打破这个惯例，科雷格先生，”姑娘说，“再要一个杯子呢？”

科雷格叹了口气，“请再拿个杯子。”他说。他一直用自己母亲关于仪表举止的教导约束自己。

侍者安放好小餐桌和两把椅子。“稍灯（等）一下。”他去拿第二个杯子了。

“请坐，麦克金诺小姐，”科雷格说。他希望姑娘能从这种故作礼貌中体味出讥讽来。他用一只手为她摆好椅子，同时另一只手紧抓睡袍前襟。她坐到椅子上，挎包靠在身边。

“现在，假如你肯原谅，”他说，“我想我该进去换上更适合在这种场合穿的衣服了。”

他把写字台上的稿本塞进抽屉，没去收拾上衣和衬衫，就走进卧室，把门重重带上。他弄干头发，把它向后梳理整齐，摸了摸脸颊，想到该刮脸了，可又摇了摇头。他穿上一件白色台球衬衫和一条便裤，蹬上一双鹿皮鞋。在镜子前面胡乱照了一下，他很不喜欢自己那无光彩的象牙般的白眼球。

他走进起居室时，姑娘正在给他们俩倒咖啡。

他默默地喝着桔子汁。姑娘似乎也不着忙。在我的生活中，那么多女人和我一块吃早餐时，我都希望她们不要开口。“来点克罗依塞？”他问。

“不用了，谢谢，”她说，“我已经吃过了。”

当他吃烤面包时，他为自己健全的牙齿感到高兴。

“那么现在，”她说，“这不是很友好吗？盖埃尔·麦克金

诺和杰西·科雷格置身疯狂混乱的戛纳，而又得到一个轻松宁静的时刻。”

“也许……”他含糊应道。

“这就是说我可以向你提问了吗？”

“恰恰相反，”他说，“是我向你提问。你是什么样的新闻记者？”

“一个广播电台的。”她把杯子举到嘴边。“我为一个新闻联合公司用录音带搞简短的采访记，他们再把它卖给美国独立电台。”

“都采访什么样的人？”

“有趣的人。至少联合公司希望这样。”她的声音平板而含糊不清，仿佛她不耐烦回答这些问题。“电影明星、导演、艺术家、政治家、罪犯、体育家、赛车手、外交官、脱党者、相信同性恋能合法化的人、以及侦探、毒品贩子、学院院长……还要继续列举吗？”

“不必了。”科雷格注视着她给他杯子里添咖啡，那神气俨然是这房间的女主人。“你说你干这些事是在某些时候，那么你还做些别的什么呢？”

“我尝试给杂志写些有意义的访问记。你在嘲笑我。这又为什么呢？”

“有意义的。”他加重语气说。

“算你对。”她说，“要命的术语。把你给迷惑住了。我再不说这个词了。”

“早晨的时光倒没白白浪费。”科雷格说。

“我写的访问记，也就象《花花公子》上的那些，或者和那些关于那个在墨西哥被士兵打伤的法拉西妇女的报道类似。”

“我读了两篇有关她的报道。她砍伤了费和赫奇考克这两个士兵。”

“也许这两个士兵是互相砍伤的。”

“难道要我拿这个作为一个警告吗？”

“悉听尊便。”

肯定有什么原因使姑娘感到烦乱。他有这么一种印象：姑娘想要知道的比她发问的东西更多。

“此刻在这个城市里，”他说，“充斥着这么一种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那种被采访的热望，他们简直等不及了。而你那些读者，不管他是什么人，也都会信口开河提供新闻。你干吗偏要来烦扰我这个已被遗忘多年的人呢？”

“这个我以后会告诉你，科雷格先生，”她沉静地回答。“也就是说当我们彼此有一定了解的时候。”

“五年前，”他说，“我会在十分钟前就把你踢出门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在五年前采访你的缘故。”她又象猫头鹰般地笑了。

“我想说的是，”他说，“首先把你那些发表在杂志上的关于其他人的采访文章找来给我看看，然后我再决定是否给你一个采访机会。”

“喏，这我可办不到，”她率直地说。

“为什么？”

“我还没发表过任何文章，”她咯咯笑了两声，好象她的话逗乐了她自己似的。“对你的采访记才会是发表的第一篇。”

“我的上帝！小姐，”他显然气恼了，“那就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他站起身来。

她依然坐着。“我要问你一些令人着迷的问题，”她说，“你呢，要给出同样令人着迷的回答。看着吧，那帮编辑会猴颠

屁股般地抢发这篇东西的。”

“访问到此为止，麦克金诺小姐。希望你在 Cotedagun^①心旷神怡。”

她仍旧没理睬。“这仅仅为你好，科雷格先生，”她说，“我能帮助你。”

“什么使你想到我需要帮助？”科雷格有点惊奇。

“那么多年你从未因电影节来过戛纳，”姑娘说，“你只是摄制一部又一部电影。而现在，从六五年起你的名字就不再出现在银幕上了的现在，你却来了，你用那么一身丝绒衣服把自己装扮起来，无论在剧场还是在旅馆的庭院里，或者在头面人物的宴会上，到处都能看到你。你今年分明向往着某些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一段关于你的生活的惹人注目的插曲也许正好就是能够帮助你获得那些东西的媒介。”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

“你的事我知道许多，科雷格先生，”她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作了准备的。”

“你在空耗自己的时光，小姐，”他又提高了嗓音，“我看我不得不请你离开了。今天我还很忙。”

“今天你打算干什么呢？”姑娘显然相当愤怒，她拣起一个克罗依塞，咬了一小口。

“我打算去躺在沙滩上，”他回答，“倾听从美国飘滚过来的浪花声。这就是我乐意给你的一个简单而又使人着迷的回答。”

姑娘的神情，象一个母亲在迁就自己那愚顽倔强的小儿。

“好吧，”她说，“这可不合我的本意，不过还是让你看点东西。”她把手伸进挎包，抽出一叠黄色纸张的打字稿。“拿着，”

① 法语，意为“蓝色海岸”。

她把稿子递给他。

他的手还背在身后。

“别跟小孩一样，科雷格先生，”她的语气里有点尖刻意味。“把它读一下。是关于你的。”

“我厌恶读任何关于我的东西。”

“别撒谎，科雷格先生。”她又有些不耐烦了。

“你讨好被采访者的方法倒是够奇妙的。”他说。不过他还是拿起那份稿子，走到窗子跟前。

“如果我把它交给《花花公子》，”姑娘说，“它就会作为你的情况的介绍，和咱俩的对话一起刊登出来。”

“我再来一杯咖啡，你不会介意吧？”她小声问。

“请便。”他一边读，一边听见咖啡壶磕碰瓷杯时的叮当声。

“在一般民众眼里，”他读道，“‘制片人’这个字眼通常具有贬损轻蔑的涵义。在这种过时的眼光中，制片人的形象如同一个嘴角叼着雪茄的肥胖的犹太绅士，他们有自己的奇特的词汇范围，有令人厌恶的对性感演员的嗜好。而且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还受了F·司各特·费兹吉拉德^①的浪漫理想主义的影响。他在自己那部未完成的小说《最后一个大亨》中刻画了欧文·西奥博格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才而又无知的特殊人物，一个仁爱的斯芬格里^②，半是术士半是圆通的政治家，正和费兹吉拉德本人那一段举世瞩目的时期的面貌惊人地相似。

“公众想象中的戏曲制作人的形象不知怎么就莫名其妙地不那么丰富多彩了。这个形象很少被描摹成犹太人或原始

① F·司各特·费兹吉拉德(1896~1940)，美国著名作家。

② 美国作家乔治·杜莫里埃的小说《特赖比(1894)》中的催眠术家。

粗野的，虽然对他的赞誉和钦佩要被某些暗中观察的人加以限制。假如他获得成功，也会被嫉妒，好象他只是个走运的人，偶而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发现一份不知谁丢落的稿本，于是就从其他人手里胡乱筹款，开始制作。就这样靠着艺术家们的才能，他自己也轻快地滑入荣誉和财富之中，虽然他的全部活动仅仅是频繁地着手贿赂，以希打进百老汇市场。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芭蕾舞这一与上所说关系密切的领域，制作人所得到的荣誉却被认为就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比如狄艾费拉夫，就我们所知，他从未跳过一个舞步或者设计过一个*pas de deux*①、画过一幕*deco*②，但仍然能名扬四海，而且被认作现代芭蕾舞的一个了不起的革新者。尽管戈德温（犹太人，瘦削，不抽烟）、札努克（非犹太人，瘦而结实，烟君子）、塞尔斯尼克（犹太人、壮实、烟君子）以及庞尼（意大利人，肥胖，不抽烟）未必真象《评论》、《党人》杂志所宣称的，他们在自己投身的领域是决定性的中心人物，但无论如何，他们制作的影片毕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们个人的印记。而这些已经对世界范围的公众的思想和态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他们获得成就不是依靠金钱和运气，更不是凭仗专搞裙带关系和有势力的家庭。”

好哇，他忿忿地想，语法上的错误倒还找不着。她看样子在某地上过学。但他还是对盖埃尔·麦克金诺妨碍了他清晨的安宁、那种确信他会依顺自己的意图的冷冷的自负感到恼怒。他本想撤下那叠稿纸，勒令她离开房间，但他的虚荣心却阻止他这么做。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怎么乐意把杰西·科

① 法语，意为“双人舞”。

② 法语，意为“布景”。

雷格的名字排列在她的英雄簿上。他没朝她那方向看，没去打量她。他继续读下去。

“在美国剧坛上，”他读道，“情况就更清楚了。1920年，劳伦斯·朗奈和泰利·海尔本依靠他们掌握的戏剧协会，为戏剧发展打开了新的天地；而到1940年前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就不再是导演或编剧，而单单是制作人了。他们几乎改变了所有美国戏剧的形式，使音乐喜剧也带上俄克拉赫马州的色彩。《团体戏剧》的三寡头克勒曼、斯特拉斯博格和克罗夫德，有时更是全然不顾导演的观点，在精选有争议的剧目、用集体性演出的方法训练演员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没有说谎，科雷格想。她是作了准备工作。而当她述写的那些事情发生时，她还没出生呢。他抬起头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多大年龄了？”

“二十二岁，”她回答。“这能使事情有所不同吗？”

“它总使事情变得不一样，”他说。他带着一种克制着的敬意读下去。“更近一时期的人名是不难找到的，但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一时期大作文章。我们可以肯定，当初有那么一个无论称之为什么的人，曾经接受过为埃斯库勒斯和索福克勒斯竞雄的戏剧节集聚才子的任务；而伯布奇则在第一个读完《哈姆莱特》原稿后坚信，《伦敦剧场》从此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中心。现在，我们在这一长串显赫荣耀的姓名行列里瞥见了杰西·科雷格。”

打起精神，他想。这是要紧的地方。

“1946年，”他读道，“二十四岁的杰西·科雷格以剧

本《步兵》第一次获得舆论的注意，这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题材中硕果仅存的作品。然后在1946至1965年间，科雷格主导制作了十多部戏剧和十二部电影，它们无论在批评界还是在商业性的成功方面都获得很高声誉。但从1965年以来，却不论在舞台还是银幕上，都没有冠以他的姓名的作品出现。”

电话铃响了。“请原谅，”他说，然后拿起听筒。

“我是科雷格。”他一本正经地宣称。

“我把你惊醒了把？”

“谈不上。”他用警戒的眼光斜了姑娘一眼。她猫在椅子
里，那件过于宽大的汗衫使她显得简直悻乎情理。

“整个可怕的夜晚你做没做有关我的下流梦？”

“我记得好象没有。”

“畜牲。你现在快活吗？”

“是的。”

“更是畜牲了。”康斯坦丝说。“你一个人吗？”

“不是。”

“噢——”

“实际你很清楚。”

“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能讲，是吗？”

“也不全是。巴黎怎样？”

“热得要命。法国象以往一样，让人不能忍受。”

“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办公室。”

他可以想见她的办公室——一个狭窄低矮的房间，通常总挤满了青年男女。这帮人看起来不象坐船或乘飞机，而是自己划桨摇橹渡过大西洋似的。而她的职责就是安置这些游

客，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到那儿的人只要在三岁以下，无论什么身份，都会受到欢迎。但也有这种时候：康斯坦丝刚吸过大麻，她会带着戏剧性的夸张动作站起来，手指房门，粗暴地喝令那帮人滚出去。

“你怕有人窃听电话吗？”他问。

康斯坦丝时时疑心，怕法国的征税人、美国的毒品检查员以及她从前那些在各个大使馆的职位很高的情人们干这个。

“我没说任何法国人不知道的事。那帮人以使人难堪为自豪。”

“孩子们怎么样？”

“一成未变。神经健全。一个天使模样，一个魔鬼嘴脸。”

康斯坦丝结过两次婚。分别同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英国人。男孩是意大利人的，这家伙才十一岁，可已被四个学校开除过了。

“贾恩尼昨天又被押回家来了，”她用了陈述事实的语调。“在他那个艺术小组里组织了一个gang bang^①。”

“嗯，往下说，康斯坦丝。”他知道她喜欢夸张。

“事实上，我认为他只不过想把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从窗口扔出去。他说她盯着他看。可不管怎么说，别的方面都完全正常。贾恩尼两天之内就能回到学校。至于费利芭，我想学校这学期会送她一本《纯粹理性批判》^②作为奖品。他

① 美国一种多男一女杂交小集团。

②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著作。